

習近平在打造一個自信國家

國際
視野



潘迪藍
GaveKal
Dragonomics
資深經濟師

大部分有關中國大陸的評論，都假定中國共產黨外強中乾，正處於內地群眾普遍不滿的刀口之上。但現實與此卻有相當大的出入。

不論是周期性還是結構性的經濟管理，中國大陸都已經遠勝其競爭對手——日本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直在談論他的「三支箭」（貨幣寬鬆、財政政策、結構性改革及增長戰略），但卻只有一支箭：激進的貨幣寬鬆政策實際交到貨。結構性改革仍然無影無蹤，財政政策則被鷹派的財務省破壞了，後者將消費稅由5%提高至8%，令日本再度陷入不必要的經濟衰退。

貨幣及財政政策勝日本

相比之下，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推行的貨幣和財政政策，卻足以促進經濟增長，但又嚴守紀律，避免過度刺激，像上屆政府般幾乎令經濟出軌。

在外交上，習近平表現不錯。今年初，有些自命權威的「專家」指出，俄羅斯總理普京在烏克蘭手上奪回克里米亞，在地緣政治上取得輝煌的戰績。但這個所謂「輝煌」，只不過是一個清醒和拿刀的惡霸在酒

吧打贏了一個喝醉和手無寸鐵的對手。僅僅幾星期後，普京就急忙飛去北京，調低向中方供應天然氣的價格。相比之下，習近平卻設計出一套具體化的策略，透過大手筆投資在可以促進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，耐心地在亞洲建立影響力。

照常理，這樣的政績可以獲得大多數領導人的讚賞。但為什麼有這麼多外國評論認為，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好戰和破壞性的。這有兩大原因。

首先，習近平打的是一場持久戰，短時間內難以看到成績。因為外國人在中國的利益大多是在經濟方面的，所以西方分析員習慣性地將中國的改革狹隘地詮釋為經濟方面。但習近平的大志要崇高得多，他心目中的改革是涉及改造中國整套治理制度。

反貪腐重塑政制 習乃「獨裁改革者」

在接受這個前提之下，就可以更容易地理解，反貪腐運動是作為重塑政治制度的決定性第一步，而不是黨內的權力鬥爭。作為一個「獨裁的改革者」，習近平借鑑了地區內的前例。已故的韓國獨裁者朴正熙以及台灣領導人蔣經國在執政初期，都曾經以反貪污運動來爭取民心。前者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帶領韓國從裙帶資本主義發展為成功的新興經濟體。後者則在1980年代嚴格約束了國民黨的腐敗，為台灣的民主和高科技實力打下基礎。

這個觀點也解釋了財政改革為何是重中之重，因為

透過外國商業媒體熱中報道的金融改革，可以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力平衡。

習近平身為一個民族主義者，自然希望其經濟改革的受惠者主要是國內企業。因此，他並不是一名裙帶資本主義者，而只是一個普通的政治領袖。外國分析員習慣以外資公司可以獲得多少好處，來衡量中國的經濟發展，自然會覺得失望。

外國質疑基於相信中共執政脆弱

至於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，則是外國人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的質疑。這個缺乏合法性的假設，引致人們推測中共政權的脆弱和不穩定。

但實情是，中共政權絕不是那麼脆弱。中共政權是強大兼且愈來愈有自信的，亦缺乏有組織的反對派制衡。在管理經濟方面，它是勝任和務實的。無可否認，在回應社會對於各種問題（例如環境等）的壓力時，它的表現是不理想的。但透過研究和民意調查，它其實是相當消息靈通的。

中共是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，提供更豐富的物資，以及維持一個高度秩序的社會（在日常生活中，大部分人民想做的事情都被允許進行，但組織反對政府的活動則例外），來獲得其執政的合法性。

就像任何大國一樣，中國亦有一些大問題，但中共政權絕不會被香港的「雨傘運動」或者黑龍江的教師罷課動搖。這就好比美國，雖然因為大陪審團決定不

起訴射殺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，引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，但奧巴馬政府卻不會因此而倒台。

創造自己規則 中國走自己的路

簡而言之，中國是一個成功的威權式發展中國家。現時，它已經較為富足，足以開始自行制定規則，而不是僅僅接受其他國家設定的規則，這就是習近平的大計。大家需要接受這事實，但並非意味，中國推行專制沒有代價。只要中共政權堅持管制網絡信息，中國就永遠不能成為全球的科技領導者。只要中共政權繼續剝奪其國民的政治和公民權利（在其他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國家，這些權利是基本和理所當然的），中國仍是一個文化沙漠，「軟實力」將受到制約。

這些都是真實的代價，而且還相當大。但中共的領導人已決定承受這些代價。若以為中共領導人會因為不遵循自由民主的理想，而受到懲罰，是過於天真。

已故的美國財政部長約翰·康納利（John Connally）曾經用一句金句來形容美元：「美元是我們的貨幣，但卻是你們的問題。」他的意思是，美國會根據自己的利益而將美元升值或貶值；若某些國家主動將自己的貨幣和美元掛鉤，就只能被動地因為美元的問題而擔驚受怕。

若借用這一金句，中國是它自己的國家，但卻是其他人的問題。中國會以它自己的方式繼續發展，其他人只能竭盡所能與她共處。